愛敵不愛仇

（丹翁）

仇敵仇敵，向來都以爲是一種東西，那知竟是兩件物事，吳秀才說過，『某、吾敵也，二馬，吾仇也，敵可化爲友，仇不可不報，』孫也說，『蔣吾敵也，夏吾仇也，敵可和，仇不可不報，』難道敵爲公敵，仇算私仇嗎，但是幸虧這們鄭重聲明一下，否則，旣標揭了三愛主義，三愛當中有個愛敵，那末，含圖他這一愛的人，誰不想和他敵起來耍子，豈不哉該哉該，眞正哉該，就有好事的研究字義，覺着仇敵連黨嘅子，仇雖在敵上，爲甚麼愛惡會相反，有人說，夫妻是敵體，到了實行肉薄的時候，當然也敵得兒，越愛得兒甚至敵得不兒還愛得不兒，又有人說，那末『君子好仇』，仇又何嘗不可愛，小曲兒上，到了拚命得當兒，還沒齒的唱小冤家呢，這不是一種愛仇的表示嗎，我道，雖然如此，敵可愛，正因敵有可愛的資格，仇不可愛，或者覺着仇沒有可愛的資格，不信請看做仇的，幾乎沒有五分鐘的能力，那裏配稱敵體，所以赤敵一面倡性慾，一面還講貞操，單談夏姬罷，好個銀樣鑞槍頭，操雖操了，未免操得太欠貞，不獨仇他的不愛他，還怕愛他的將來還要仇他呢，

說三三三一制

（天馬）

今之視蔣介石爲赤化爲共產黨者，謂其將行所謂三三三一制，三三三一制者，譬如一地產也，農民得十分之三，地主得十分之三，公家得十分之三，而尙有十分之一，則爲外交宣傳費云云，一時曾喧傳湘水之間，已實行三三三一制矣，所謂共產者，對於有產階級，當施以一大打擊矣，然果使江浙皖省而實行三三三一制者，則正與農民以苦痛，而與地主以利益，今使召南方之大田主而問之曰，汝佃所收之田租，果得十分之三歟，恐無一人能獲此羨餘也，然則使蔣介石而眞實行三三三一制於南方，則眞正共產黨將與以激烈之反對，而反共產之大田主，將歡迎之不暇，故凡事必究其眞實，不能籠統說一句，三三三一制，卽是共產制度，

徐陸婚事談

□有筆如刀之畢庶澄□

徐志摩者，泰戈爾之特弟子，亦卽梁任公之弟子也，今爲晨報副鐫主任，初娶張公權（嘉璈）妹，近忽離婚，改與陸小曼女士另訂婚約，陸小曼者，財部司長陸建三（定）之女，陸固與林宗孟（長民）爲襟兄弟也，其人極懼內，小曼素得母歡，行動頗能自由，其姿貌固絕佳，又有奩資三萬，初嫁出洋陸軍學生王賡，（賡與揖唐同名，揖唐之改名用號，爲此公也，）近則不知何故脫離，而與徐締婚約，徐素與王友善，去歲年底，王適奇窘，債戶當門，逼迫已甚，而徐與陸方合演戲鳳，因正德缺少扇子，於戲情不合，鳳姐竟嚴命王立刻覓到，見者傳爲笑談，此次徐與陸結婚於北海，請梁任公證婚，梁不許，固請至再，梁曰，必須我到，我須演說，徐許之，梁到，行禮畢，梁遂演說，首問，汝二人有過能改否，能懺悔否，能不再犯否，二人曰，能，梁又曰，汝二人之所爲，實爲社會所不齒，社會也許錯怪你們，但是你們太出乎禮法之外，現在結婚，必須交換戒指的，我送你們兩塊玉，玉是潔白的，有貞性的，能長久的，我願你們象他，將來白頭偕老，也可以對得起我梁啓超，二人皆唯唯，曰，謹受敎，徐雖已與張離，張仍姓徐，曰，我與志摩離，不與徐家斷絕關係也，徐亦聽之，此次結婚，徐請張扶新人，張不可，又請張爲操琴，張又不可，張之拒絕徐請，人情也，而徐對張之態度，眞可謂奇絕矣，（瓊公）

鹿鍾麟挨打之優待

（靜觀自北京寄）

客有自五原來者，述馮玉祥此次回國，就總司令，見鹿鍾麟，責以北京南口兩役，事先有令退兵，鹿均不聽，必至戰敗，事無可爲，方始退走，要知失一地盤，無甚重要，傷我將士，大可傷心，言次，卽傳令將鹿責打一百軍棍，以重軍令，而示懲儆，當鹿鍾麟挨打時，以大紅氈條鋪地，若喜慶事，禮堂之陳設，而執刑者，亦能體貼馮意，將棍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，蓋知打在鹿身，痛在馮心也，似此挨打，可謂特別優待矣，鹿旣打畢，張之江復受申斥，蓋張之江原爲耶敎信徒，信心極虔，每日祈禱數次，每次動須一時之久，遇祈禱時間，雖重大事件，亦暫須擱置，馮責其近於迷信，若馮之信敎，則眞能不爲敎規所囿者也，

蘇皖贛公團歡迎張宗昌？

（道聽）

最近報紙上發現蘇皖贛公團代表李鐙先生，到濟南歡迎張效坤督辦南下，我們不知道蘇皖贛的公團有沒有這種聯合，更沒有知道有沒有派李先生爲代表，這些也不必去說他，我們所要說的，是李先生和張督辦毫無淵源，何以合得攏來，原來是盧少帥小嘉，關心國事，因爲他的老帥雖然離開江蘇，少帥却未能忘情，所以李先生投奔盧少帥，便帶他到濟南見張督辦，盧張本是兒女親家，信用感情，均是非常之好，當然李先生簞食壺漿的請求，格外來得有勁，祇不知道這齣好戲，何時開演呢，

夏超潰竄記

（和光）

□大鬧嘉興府之電影□

某公頃至自杭，歷話夏超戰時舉措之謬，頗類兒戲，因記之，

溯夏部平時中下級員弁，皆能直接於夏，雖無朦蔽之虞，勢有各不相下之弊，逮此次初謀異舉，左右黨人麕集，盧前敵某某管帶，互不相能，咸力促夏親赴前線，以收指臂之效，陰歷十五日晨五時，夏倉卒至嘉興，七時，嘉興中國銀行錢伯英，商業銀行蔣菜仙相繼詣夏，夏大言，三日可下淞滬，言次，某排長至，夏卽攜其手，出室密語，繼某軍弁至，夏亦攜出密語，狀殊忽遽，錢蔣旋興辭，八九時之交，遂開火矣，前敵逼近，大砲不便射擊，急令向後移置，而礮彈遺於前方，往返取，士卒能繫，過午，勢漸殆，夏狼狽登車，令急退，率六列車鼠竄，從卒多蠅附車窗以逃，遂大潰，正午後三時也，敗兵沿途大掠，其右翼管帶張某，未得報，猶力戰，至暮，殘兵三百而潰，初，杭州中國銀行長金百順密募衞士二十人，伏以備警，逮潰兵往掠，竟被射阻，聞衞士每名僅餽百元耳，

□三日報告一□

□新豐市場，在西四以北，護國寺對面，有戲園，譚鑫培晚年，常於是處出演，閒歇已久，茲與化寺街一班票友，移在是處彩排，逢二五八十，每旬四次，售茶資一毛，上座擁擠不堪，蓋北京任何戲園，無售一毛者，亦可見貪便宜者之多也，是處台柱，爲陶畏初，小生莊陸之，亦佼佼者也，

□綽號墨牡丹之關麗卿，近遇知音，睞形關綽，聞其背後之人，頗欲大事犧牲，供關作滬上之行，由何舞台延聘，則尙未知，關之享名不在戲，且所能無多，技更幼稚，苟欲以藝自見，恐雖犧牲，亦無良果，（笑自京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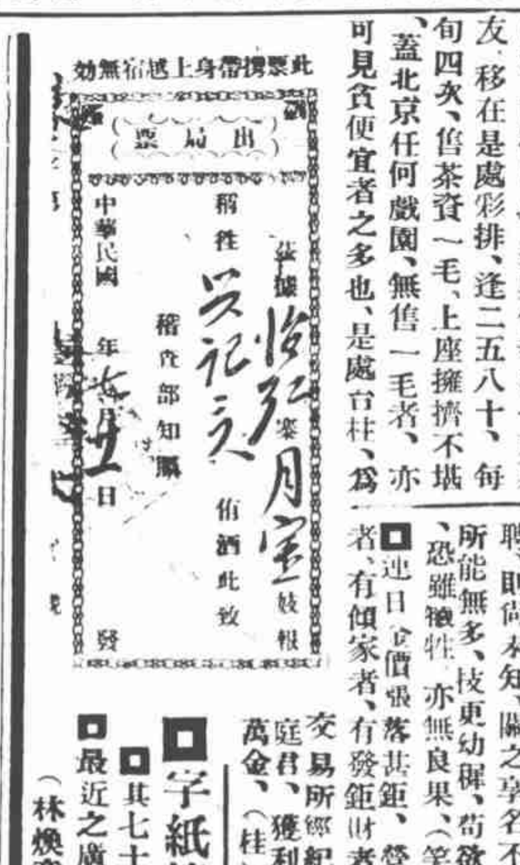
□迅日金價張落甚鉅，營投機事業者，有傾家者，有發鉅財者，聞金業交易所經紀人之吳耀庭君，獲利至一百餘萬金，（桂）

□字紙簏□

□其七十六□

□最近之廣東局票

（林煥章贈印）



民國日報案零碎

（微聞）

□民國日報館被封，鐵柵門上僅黏有封條一紙，或謂此名爲假發封，非用兩封條作义字形也，案結或仍有啓封之希望，

□第一堂開審時，原告律師之翻譯某，所譯不甚明瞭，關炯之君乃令其退，令易一人來，英語極流暢，卽前年呼狄平子爲總捲手者也，

□捕房所搜得之憑證中，有許多照相，最後呈出孫中山照相多幀爲證，堂上均笑，蓋深知民國日報中，安能無孫中山照相者耶，

□民國日報聲稱爲葉楚傖所辦，邵力子等久已脫離關係，

中國根泰和合粉廠

美味醬油精

創製國產　鮮味絕倫
單素均可　又益衞生
用法簡便　價亦從廉
愛國同胞　快來提倡

總發行所大世界南西藏路口
電話中央七六八七
（電報掛號〇八五八號）

說郵（一）

（寒雲自天津寄）

昔今覺作郵話，僻郵者奉爲圭臬，未幾以自撰郵乘而輟筆，讀者深致憾焉，斯時予向無志於斯，而於郵話，亦每再三流覽而無倦，今予從今覺攀郵學，遂命賡續郵話於册，益珍爲此中秘矣，予之於郵，略窺涯略者，實鄭話有以啓之也，爰作說郵，以紀所歷，

予初集郵，專蒐券之圖有列邦之徽者，盍用爲考藏金貨之助，匪專事於郵也，今則已舍之不顧，而於集貨之餘，從事於國郵矣，按郵亦一代之制作也，予人之於郵券，必求其關於典制者，考而藏之，予最喜福州暫作一分一品，蓋當時因颶風阻舟，一分券不得達，乃特電請中央主管者，許以二分券，斜剖爲二，別鈐以英吉利文暫作一分之長方印記，以爲替焉，僅行一日，而一分券至，此制乃罷，印記亦立毀滅，故此品行者頗罕，存者尤希，作僞者，於是乘隙而起，贋鼎紛呈，其精者，直可亂眞，然終不能逃識者之目，眞者，其方欄瘦勁平整，四角銳整，字畫則豐圓勻停，精潤，圓印亦然，僞者適反是，荒蠢弱滯，摹擬之迹，弗臧掩也，其上者，雖能具厥面目，其神則不可得矣，厥品於國郵中，特然獨立，超意彌永，予見輒收之，以其居典制中，爲最可貴者之一也，矧其印券輝映，尤美妙宜人，後重慶雖亦有裁分暫作之繼，而其事不詳，且無特殊之印記，縱厥直超越，而品列終出斯品之下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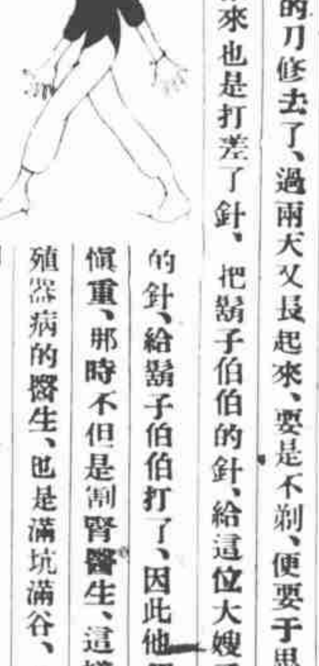
柔荑妙術

（英英）

中國女子，向者以長爪爲美，麻姑長爪，蔡經見而動心，惟在近代，歐風輸入，則妙齡女子，纖纖玉手，每以去爪爲美，而以瑩潔晶明見長，卓別麟主人特設女子修爪處，曾延一自美國學習修指之女士，教習妙齡女子四人，從事於修指事業，其法，先用細砂板鑢之使平，磨去指甲之角，其名稱有大圓頭小圓頭之別，再以橘木桿剔其指甲縫中之污屑，卽浸於溫水玻璃杯內，使指膜柔潤，最拭以去指膜水，擦以光澤之紅粉，更有一種指膜漿，使指皮不生糙裂之感，大約修指一次，爲時可三四十分鐘，今之交際界女子，恆出柔荑，與人相握，則纖纖春葱，亦宜有所事也，

上海大變（三十五）

（胡說博士）



還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嫂子，她也是打返老還童的老主顧，給他打了幾次以後，忽然覺得聲音宏亮，全然像男子說話的聲音，起初也不注意，以爲女子聲音重濁，像男子的也很多，過了幾天，却見她嘴唇上漸見薄髭，用修面的刀修去了，過兩天又長起來，要是不剃，便要于思于思了，子細一查，原來也是打差了針，把鬍子伯伯的針，給這位大嫂子打了，大嫂子的針，給鬍子伯伯打了，因此他們打針時，很要愼重，那時不但是割腎醫生，這樣的多，關於生殖器病的醫生，也是滿坑滿谷，有許多患了花柳病的人，自然是要找醫生診治，還有畸形發育不完全的，也要去請醫生用手術治好，更有一種醫生，至爲奇妙，他們是專門修理生殖器的，也因爲社會上需用這一種醫生，這一種醫生就發現了，什麼南京路，北京路，白克路，黑克路，都有一種招牌懸着『修理生殖器』五個大字，好像鐘表店裏掛着『修理鐘表』的牌子一般，有許多醫生自己開業，倒也設備完全，另外備着一種椅子，好似理髮店和牙醫生的椅子一般，便於修理，有洗的器具，紮的器具，抽空氣的器具，用電力的器具，不過修理生殖器，也使人和洗浴，按摩，刮脚等等，一般的有癮，過了幾天，就要去修理一下子，覺得周身舒適一點兒，女子的有生殖器病的，爲衞生起見，常常要去洗滌，好在他們分出男女室，和近來上海的剪髮室一般，

首善不善

（一哭自北京寄）

掌扇胡同某銀行，値國慶日，行員放假，忽來灰衣人三四輩，以手鎗，迫行內諸人入於一室，且禁聲張，大肆搜索，得款二千餘，揚長而去，蘿髮匠某，跟蹤追出，甫出行門，肩中一彈，負痛仍不少却，警察聞聲亦協同追緝，至大街，灰衣者衆，兵匪莫辨，遂無可如何矣，

順治門外鐵路大橋，因修理不能通行，旁有小橋，臨時闢爲孔道，遂擁擠不堪，灰衣人御載重大車，遇人力車擁擠時，常不顧而前，毀車傷人，皆非所問，以故宦外之行，人多視爲畏途，

兩橫里某宅，家無壯丁，只一老僕，主婦三人，均在中年，一日來灰衣人十餘，聲言要吃飯，主婦卽爲炊爨，僕乘機逸出，以告崗警，崗警曰，余只一人，有槍無彈，雖送命亦於事無濟，於是協同報崗，區又電軍事機關，比偵緝隊來，灰衣人已外出，便衣偵探追隨其後，但見奔給孤寺而去，亦卽無可如何，老僕回宅，爐火猶溫，盃盤狼籍，尋主婦，則已投繯矣，

杭州許宅被抄之辯正

（飛瓊）

此次浙夏之變，夏超以舉事不成，輕身一走，而牽率及於杭之紳士者甚多，二十六日，新聞報曾載有大有利俞丹屏及許寶駒家宅查抄之說，按，許寶駒爲前浙江煙酒公賣局長許引之之子，許引之，卽畢倚虹先人畏三先生之後任也，寶駒曾肄業於北京大學，雖爲貴介子，頗沾染所謂新文化，乃翁不直所爲，而寶駒則杭人目之爲馬黃黨，馬卽馬敘倫，黃卽黃人望也，其實寶駒以少年氣盛，接近新派人物則有之，初未必有若何舉動，此次之浙事，宋梅村以許寶駒曾奔走其事，曾令軍警查緝，而橫河橋畔之許宅，遂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矣，按許氏爲武林之望族，門前高懸七子登科，榜眼，進士之匾額，多於大仙殿內有求必應之匾額，設被查抄，必且震動一時，滬上親族，馳書問訊者甚多，然皆出於子虛也，

□未去之一縷煩惱絲□

□三日報告二□

□維小寶十月二十六日卒於滬寓，二十八下午出殯，有子五人，長十七歲，幼僅六閱月，純正譚派，惟維能繼，今則此曲祇應天上有矣，（歷）

□半天紅老六，方飛龍老七，姊妹花也，皆漢上名妓，近遭兵燹，連袂至滬，卜居會樂里三弄，仍僞名，（惜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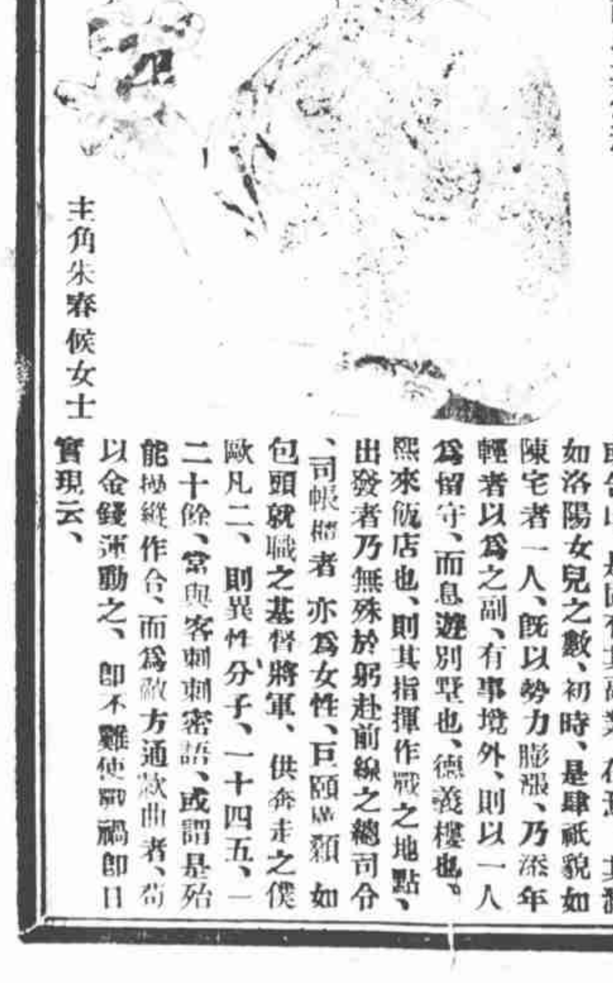
□方飛龍老七□

□半天紅老六□

天津之女招待

（落落自天津寄）

女子職業問題，年來突飛猛進，各地皆然，而女招待尤爲應社會需要之時髦名詞，天津法租界天祥商場中，有普泰食品店者，中有女招待二，其一，貌似滬上跑馬廳之陳宅，年逾花信，略現光陰微痕，而眉嫵特佳，其又一，年事較輕，致亦翹楚，皆蜷其髮，旗其袍，不施脂粉，各手絨線鋼針，坐於櫃檯側長椅上，俯首以織，顧客來，則起立至前，問所欲，客將去，則計其數，而收其値焉，或告曰，是固有其副業，在焉，其潤如洛陽女兒之數，初時，是肆祇貌如陳宅者一人，旣以勢力膨脹，乃添年輕者以爲之副，有事境外，則以一人爲留守，而息遊別墅也，德義樓也，熙來飯店也，則其指揮作戰之地點，出發者乃無殊於躬赴前線之總司令，司帳櫃者亦爲女性，巨頤廣顙，如包頭就職之基督將軍，供奔走之僕歐凡二，則異性分子，一十四五，一二十餘，常與客喞喞密語，或謂是殆能撮合，而爲款方通款曲者，苟以金錢運動之，卽不難使冪禍卽日實現云，



東方公司『兒女恨』主角朱春候女士